

“伊斯兰政治力量并未出局”

本报记者 张磊

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的政治生命终结了,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他所代表的伊斯兰主义者就将因此退出埃及乃至整个中东的政治舞台。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朱威烈指出,两年来,包括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政治伊斯兰成为地区重要政治力量,这一形势已成为定局,“中东依旧是在转型期内,在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埃及等国仍在寻找与时代相衔接的现代化制度。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穆尔西下台是世俗派与宗教派之间的对立,更主要的是穆兄会自身政策的失误。”

朱威烈称,目前最大的威胁是,穆兄会是否会因此转向激进,转而诉诸暴力。

政策失误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伟建说,穆尔西曾给民众的种种承诺与如今埃及经济低迷的现实产生了巨大落差,民众期待的落空是埃及发生动荡的直接原因。

穆尔西执政一年以来,不断有人指责他将国家与穆兄会混为一谈,推行排他性的伊斯兰改革日程表,而埃及的经济比之穆巴拉克时代更为不振,犯罪率上升、物资短缺,政治分化严重。过去5天里有1700万埃及人走上街头抗议穆尔西及穆兄会,就是这种不满的集中爆发。

朱威烈则指出,穆兄会当年只是以微弱多数(51%)赢得大选,他们应该做的是如何争取另一大半的选民。“穆兄会从地下走到地上,开始执政,他们在制度建设、理论准备、干部准备上都有所欠缺,没有经验,执政期间失误频频,比如总统怎么能凌驾于最高法院,总统怎么能亲自去任免总检察长。”朱威烈认为,穆尔西没能做好如何将伊斯兰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制度,“穆尔西执政期间,没有能广泛团结埃及各种力量,非穆兄会人士都只是政府里的点缀。而穆尔西的政策,让人感觉是要把逊尼派的埃及变成什叶派的伊朗,在逊尼派为主的埃及,怎么可能出现一个凌驾一切的最高领袖。尽管穆兄会和穆尔西都在强调当年选举的合法性,但他们后来政策并没有得到广大埃及民众的支持,如今下台也就成了必然。”

李伟建认为,在这一次的埃及变局中,反穆尔西力量利用了埃及民众

对于现状的不满,“这就和上一次推翻穆巴拉克时的情况一样。”

警惕激进倾向

朱威烈认为,穆尔西对民主是有迷思的,“他以为选举是民主唯一表达方式,以为得到了多数选票,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忽视了选举后如何继续争取民意。可以说,虽然他是留美回来的,但他学的是工程,而不是政治。”穆尔西在几天发表的多次讲话和声明中,都强调了自己“民选总统”的“合法性”。

在西方媒体看来,埃及穆兄会下台,标志着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在阿拉伯国家快速崛起的伊斯兰组织正遭遇抵制潮流。前穆兄会著名成员易卜拉欣·胡达比说,遭到群众而不是政权的反对,这在穆兄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穆尔西高级顾问埃萨姆·哈杜德在埃及总统官方Facebook网页的一则声明中写道:“(穆尔西下台)的消息将响彻整个穆斯林世界:民主不是为穆斯林准备的。”

朱威烈并不认同伊斯兰主义者在当前中东政治版图中出局的想法。他不排除穆兄会再次赢得选举的可能,因为穆兄会比之埃及的世俗派精英,更有动员基层的经验。“问题是穆兄会是否能吸取穆尔西的教训,在未来可能的政府中招揽更多的非穆兄会精英。”

朱威烈担心的是,每当动乱之际,穆兄会会被激进极端势力绑架。“他指出,两年来,包括埃及穆兄会在内的政治伊斯兰成为地区重要政治力量,这一形势已经成为定局,但这也给了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死灰复燃的机会。“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极端势力出没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地。穆兄会内,虽然温和派上台时提出了民主、世俗、法制的三原则,但他们的这些主张是否得到了穆兄会内部的认同,他们在执政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没有。比如穆尔西说自己不干预他国内政,但他们却在叙利亚问题上大量介入。可以说,穆兄会的极端分子也在抬头。再加上圣战萨拉菲派也得到可乘之机,这样三位一体之下,的确有人担心‘阿拉伯之春’成了‘阿拉伯之冬’。”

有分析认为,中东伊斯兰力量的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转型国家内部穆斯林兄弟会等现代伊斯兰力量与传统的萨拉菲派的分歧,以及后者背后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渗透,都使伊斯兰力量内部矛盾错综复杂。从长远的角度看,现代与传统伊斯兰力量的发展道路和地区主导权之争,也许会成为中东冲突的另一条主线。



昨天,埃及首都开罗,军人将坦克开上街头维持秩序。

埃及军方强势地位短期难撼动

本报记者 张磊

2012年8月,穆尔西从埃及武装力量最高委员会手中接过行政和立法权,但事实证明,处于国家权力之巅峰的仍是军队。

埃及国防部长兼任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塞西将军去年8月12日受穆尔西任命上台。这位曾被认为与穆兄会“颇有渊源”的将军用实际行动说明,他并不是“穆尔西的人”——距离获得任命不到一年时间,他通过电视讲话宣布穆尔西下台,并任命了临时总统。

不过,塞西领导的埃及军方并未表现出对政权的垂涎。自7月1日发出对穆尔西的48小时通牒后,埃及军方连日来多次声明否认政变,目的仅在于敦促埃及政界达成共识。塞西3日强调,军方将继续“远离政治”。

“从西方角度看,军队不能干政,因此对埃及军方的行为持负面看法。但从中东各国的现实来看,包括埃及在内,这些国家长期以来

是强人、强政府与弱社会,公民社会不成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伟建说。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朱威烈的观点更为明晰:“埃及军方是保持埃及稳定的力量,是埃及稳定的重要支柱。可以看出埃及军方是不愿介入政治的,除非国家发生重大变故。”

自1952年埃及革命成功至2011年“阿拉伯之春”,军方一直是埃及权力的主角,包括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在内的历任总统都有浓厚的军方背景,军方在埃及已形成特殊阶层。埃及军队人员共46万,拥有大量土地和公司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扮演着提供就业机会的角色。军方参与的经济活动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在埃及政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军方拥有的公司不但生产武器装备,还提供民用消费品和服务。埃及军方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军队及其拥有的工商企业。埃及绝大部分省长都是退役军官,许多主要

的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的掌门人也都是退役将军,其中包括埃及三大地产开发商。埃及的主要基建项目也有军方参与。

军方巨大的影响力长期以来就受到激烈批评。此次穆尔西政府倒台过程中,埃及军方也直接参与了全过程,一些西方媒体批评埃及军队干政,破坏了埃及民主进程,非盟也在研究是否要暂时取消埃及的成员国资格。不过李伟建指出,一年之前埃及人还在上街反对军方干政,一年后埃及人又上街呼吁军方将穆尔西赶下台,这一现象正说明了至少在当前阶段,这些中东国家的军队仍要承担重大的政治责任。“一直以来,中东各国军队都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军方依旧会存在在埃及等国的政治舞台上,穆尔西执政期间试图弱化军方影响力的做法本身就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随着时代发展,这些国家本身的政治成熟之后,军队才有可能淡出政治舞台。”他说。

数万学子踊跃报名 加多宝·学子情再掀助学新热潮

来自全国各地,需要帮助的高考学子均家境贫寒,如有父母双亡者、父亲或母亲重病长期卧床者,甚至有的在芦山地震中经历了家园变故……但显然,家境的贫寒并没有阻挡他们渴求知识、改变命运的决心和步伐。在他们眼中,持续了13年爱心助学行动的“加多宝·学子情”俨然成了通向大学梦想的有效通道。

爱心助学在行动 咨询热线接听忙

今年,“加多宝·学子情”将在全国资助2100名贫困高考学子,现已进入报名征集的高潮期,据咨询热线反馈,

每天打进的电话络绎不绝。从咨询的热度和社会公众在活动中的参与积极性可以看出,“加多宝·学子情”受到了贫困学子、家长以及社会公众的信任,并形成了口口相传的口碑效应。数据显示,自2001年“加多宝·学子情”在温州启动以来,共捐资助5000万元,帮助超过10000名寒门学子圆梦大学。

正是基于13年突破万名资助学子的公益助学成绩,加多宝在其官方微博发起“寻找第10000名受助学子”活动,旨在号召网友及公众推荐身边需要帮助的贫困学子,以帮助他们实现大学梦想。活动发起后,众多网友通过网络平台及热线电话,纷纷向

“加多宝·学子情”推荐身边需要帮助的贫困学子。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发稿时间,全国报名人数已达万名。

“人人公益”赢共赢 全民助学涌热潮

据了解,和往年一样,每个申请“加多宝·学子情”资助的学子,都会收到一份《“1帮2”助学志愿书》,尽管签署志愿书不是接受资助的前提条件,但大部分学子都响应助学倡议自愿签署。加多宝表示,倡导签署《“1帮2”助学志愿书》,旨在号召受助学子参与公益,传递爱心。

一直以来,加多宝都在倡导“以善

促善,人人公益”理念,并以自身行动影响更多。13年来,“加多宝·学子情”不断丰富公益活动内容,增加了爱心义卖、“一堂课”支教等活动形式,并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创出“发展型助学”模式,帮助受助学子实现“受助、自助、助人”的成长性发展。而此次发起“寻找第10000名受助学子”活动,也是加多宝践行“以善促善,人人公益”理念的体现。通过“寻找第10000名受助学子”这一公益“促善”行动,能够进一步影响和带动社会公众关注并参与公益助学,进而促进“人人公益”的达成。

目前,“加多宝·学子情”爱心

助学行动的报名活动尚在进行,符合要求的高考学子可继续申请。在报名结束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作为“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学行动的专业合作方,将汇集各渠道报名信息,通过“县市区三级审核”的标准进行权威审核,统一在开学前向通过审核的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文/和小燕)

